

1903年浙江学生对世界局势的历史判断

——以《浙江潮》为中心的文本阐释

刘训华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1903年《浙江潮》中青年学生对世界认知,是以救亡图强为目的。青年学生认为救中国的药方,就是建立民族帝国主义国家。1903年度最受关注的国家是俄国。对帝国主义及民族性的认识、对欧美强国走上发达道路的研究、对日俄虎视中国满洲的警惕、对印度亡国原因的反思以及基于世界认知基础上的国民性批判,共同构成了1903年青年学生世界认知的基本框架。同时,青年学生对世界大国关系以及列强对华交往实质,也有较为准确的判断。

关键词: 1903年; 浙江学生; 世界认知; 《浙江潮》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14)01-0027-07

“文本”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文件的某种本子(多就文字、措辞而言),也指某种文件”。什么是文本历史,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争论。实际就是撇开因为时间而对历史所造成的一切建构,从历史文本的记载出发,从历史环境中去理解与分析其存在及意义。1903年创刊的《浙江潮》就是这样一个文本。停留在《浙江潮》文本中的青年学生,并不是今天所认定的一个个固定不变的、由洞悉其后100年历史脉络并被意识形态化的现代人所认为的知识青年。这批滞留在文本中的青年,是由当时的一个个历史符号建构起来的,继而又被后人不断地重构,并赋予了他们若干定性的符号。《浙江潮》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及作为其承载对象的青年学生,体现了当时中国人所具有的最为先进的救国思想与社会抱负。1900年以后的中国跌进了自甲午之役后的历史新谷底。1903年以《浙江潮》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对国家所处之险状,有着清醒的认识:“吾乃知自甲午以至于今,姑无论政治上、武力上、生产上有奄奄日没之势,即社会上其退步之速,实有不可思议者存也”。^[1]因此,在救亡意识的前提下,青年学生高度重视对世界

形势的认识。他们认为改造中国有三个前提,“其一曰察世界大势,其二曰察世界今日之关系于中国者奚若,其三曰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2]在开列的三个条件中,其中两个都是与世界认知有关。

一、对“帝国主义”及建立民族性国家的认识

庚子事件后,中国青年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亡的道路,陆续创办了一些杂志。这其中颇具地域性的是《江苏》《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与《浙江潮》,这四份中,尤以《浙江潮》影响最大。1903年,由留日浙江同乡会创办的《浙江潮》在东京出版,其在发刊词中所说:“岁十月,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故国其心恻以动,乃谋集众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3]从创刊到结束共12期,留下的只有10期。“因为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观点,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抵抗外来侵略并推翻清王朝以振兴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4]所以《浙江潮》能够风行各地,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欢迎。据统计,该刊第一、二、三期几月后即发行到第三版,第四、五、六期亦有第二版,第七、八期首印时印数既

收稿日期: 2013-10-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CAA110102)

作者简介: 刘训华(1978-),男,江苏滨海人,副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教育史。E-mail: chuanhl@126.com

有 5000 册。^[5]其在当时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青年学生认为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之风潮为其母也”。^[2]并肯定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的重要性,“今日所谓帝国主义者,非无意流行之名词,而人类社会切要之事也”。^[6]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理解,青年学生有专门的解释。是“二十世纪民族竞争之大主义也”“二十世纪历史之总骨干也”。^[7]并还附带“故生于二十世纪而不知帝国主义者,虽其人存即谓死也”^[7]的激烈之语。

青年学生在解释帝国主义概念,首先列举三条,即“吞并主义”“国家主义”“侵略的帝国主义与伦理的帝国主义”。^[7]青年学生通过对欧美等列强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比较,认为帝国主义最恰当的解释应当是民族帝国主义。什么是民族主义呢?“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8]民族帝国主义是“团结同一民族、组织同一国家之谓也,更进言之,则吸收本族、同化异族,使成为一大国家是也”。^[7]并列了西方的例子,“十九世纪之中叶,全欧之人,既劳心尽力日日以建造民族的国家为事,及国家已成,宪法已立,则昔日之愿望遂优哉游哉,以生息于好天地之下”。^[2]

受时代条件影响,青年学生高度赞美帝国主义体制对人口增长的巨大推动力量,“于是休养生息,而生齿益以增,读近时之人口增长表,可以见也”。^[2]青年学生还研究帝国主义为何进行殖民的原因,“夫地不加辟,而人口日繁,于是不得不出而殖民于新地,此亦天然强迫力之大,使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2]同时,青年学生认为人种是帝国主义强盛的重要因素,“关于人种者也,夫精神以愈用而愈强,而欲望者无穷者也,昔日之劳心力以求之者,今则既得之矣”。^[2]这从今人来看,无疑带有片面性,但是就当时的社会物质形势下,自具有民族救亡的合理价值。

青年学生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衍生出两大动力,一是物质,“科学进而制造兴,交通机关日益完备,而工商业界遂大受其影响,因之于学术各也”;^[2]一是资本家,“自昔爱只有之心胜于爱财产也,今则少数之资本家已万目齐注,务必扩充其财产”。^[2]并认为资本主义风潮体现在“商工业、海运业、殖民业”,^[2]认识到帝国主

义国家应具备“政治则经营、外交则疏通、军备则保护”^[2]的“三职能”。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青年学生一语中的,“中国者,帝国主义之目的物也”。^[2]青年学生认为对中国人民影响最大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其商凄凉,其农憔悴,其土困,其工苦”,“闻其声则号寒啼饥也,问其事则鬻儿荡产也,是其由非刀兵、非水火,则以经济上之侵略起而资本将穷故”,^[2]并指出经济侵略的后果导致了“外人之商业日益甚,则我民之生计日益困”。^[2]由于经济侵略的恶性循环,“衣食穷则盗贼伏莽日增一日,而水火刀兵之祸又何能免也”,^[2]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已经达到惊人地步,“一年之所得曾不如以当彼一日之收”。^[2]

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在当时国事日下的前提下,从大国的强盛兴衰中借鉴经验,学习国外先进的国家理念,无疑是青年学生所能构想的最好出路。他们认为,救亡的最本质在于民族建国,“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衝,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乎”。^[8]“凡同种之人,务独立自治联合统一,以组织一完全之国家也”。^[2]从这里可以看出,青年学生给风雨飘摇中的祖国所开出的药方,就是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民族帝国主义国家。

二、对欧美走上发达道路的认识

对于世界的认识,占了《浙江潮》相当多的篇幅,表 1 是《浙江潮》关于外国事务关注情况。

因为新闻、消息篇幅短小,随意性较大,而文章篇幅长,属于专论性质。在影响力量的采用上,采取消息、新闻指数为 1,文章指数为 3 的计算方式。可以得出《浙江潮》所关注的前六位国家序列为:(1)俄国 71;(2)日本 69;(3)英国 39;(4)美国 34;(5)德国 28;(6)法国 22,这六个国家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如果采取文章指数为 2 的方式,那么,俄国更是领先,俄国为 58,日本为 53。另外可以发现美国与德国的关注度直逼英国,如果从专篇文章来看,德国还略高于美国。或许可以说明,青年学生对德国国势的关注略高于美国的新兴国家形象。

对于怀着救国理想的青年来讲,先进的、以

发达的科技叩开古老中国大门的欧美国家，无疑是最好的学习版本。对时代的工商业发达现象，青年学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认为其时世界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列国对外政略之过半，非即所谓工商政略乎”“庚子之役，彼冒万险历千辛提大军而来极东者，岂尽为宗教之传播乎？旅行之便利乎？夫亦谋工商政略之侵入已耳”。然后从保护工业的历史谈起，认为工业发达后，“新重商主义之流行亦势之所必至者也”。并认为列强的军事开拓是为商业服务，“商船即军舰也，商船之航路即军舰之航路也”。^[9]

青年学生关注世界局势，特别是欧洲各大国间的博弈。从关注1902年修订的德奥意三国同盟着手，分析历史上欧洲各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较为肯定德国的“孤立”法国的结盟政策，认为俾斯麦的真实目的“实在使法国孤立而已”。^[10]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中，青年学生认识到其本质不过是“各各怀抱其野心，固未尝有现状维持之真意”，^[11]清晰地看出欧洲列强之间的尔虞我诈，并且在1903年就勘定了“欧洲将来之情势，虽无大战争，其不安宁、不平和之状态可断言也”^[11]的局面。

如何认识欧美发展的道路？青年学生认为，“欧洲列强立国之本在于民族主义”，^[8]青年学生注重分析英国的发展由来，“其民族逐渐膨胀，首固其本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地，其文明遂大进，其膨胀力遂出口，挟其农工商以与异族竞，而美而澳而非而亚建大强国二，一英一美。统率

人类至四分之一以上，占领陆地至四分之一以上，伟大哉，其民族之历史，庄严哉，其社会之文明，而其民族前途之活动力，尚泱泱乎。”^[12]

通过对比，青年学生认识到先进的教育理念对英国等国家走上强盛的重要性。西方教育方式对家庭、学校、社会的作用是“与寻常异”，对国民素质的锤炼，用处极大，“其坚忍不拔之性质、其独立特行之精神、其强大之体力，皆是教育之结果也”。^[12]总结英国教育特点的四点特色，认为英国的父母将其子女作为国民成员而不是自己的继续物来看待；强调“一人为一人”，不愿意其子女成为别人之附属物；用现代而不是过去的教育方法教育；主张是自己子女从事实业，主张劳动神圣，无上下、无贵贱之分，劳动为最尊贵。^[12]认为正是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英国公民，造就了英国的强盛。

在1903年的世界上，各国的实力发展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里面突出的表现，就是德美势力的迅速崛起，青年学生对此有着较为清晰的判断。对于德国，青年学生认为其“挟其蓬蓬勃勃之进取的势力，以凌驾乎列邦之上而为后进国之铮铮者”^[13]。青年学生对德意志帝国建立的近三十多年而能够雄飞世界之气概，予以“如猛火之暴烈，如怒潮之飞奔”^[13]之热情讴歌。青年学生认为德国强盛的原因在于普法战争中德国的胜利，“威廉第一（威廉一世）及毕士麦克（俾斯麦），戮力同心，内以巩固国之统一，外以谋国权之伸张，举凡文治、军事、教育、

表1 《浙江潮》关于外国事务的关注情况表^①

	英国	德国	法国	美国	日本	俄国	意大利	朝鲜	印度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土耳其	非洲	希腊	合计
第一期	7+1	5+0	4+0	5+0	3+4	6+2	2+0	3+0	0+1	1+0	1+0	1+0	1+0	—	39+8
第二期	1+1	0+1	1+1	—	3+5	3+4	—	—	—	1+0	—	—	—	—	9+12
第三期	—	—	2+0	2+1	0+2	1+1	—	—	—	—	—	—	—	—	5+4
第四期	0+2	—	1+0	0+2	—	1+1	—	—	—	—	—	—	—	0+1	2+6
第五期	1+1	1+1	1+1	1+0	4+0	2+2	—	—	0+1	—	—	—	—	0+1	10+7
第六期	1+1	—	1+1	3+2	4+1	8+0	1+0	2+0	—	—	—	—	—	—	20+5
第七期	2+0	2+1	1+1	3+0	2+1	3+2	—	—	—	—	—	—	—	0+1	13+6
第八期	—	0+1	—	—	—	1+0	—	—	—	—	—	—	—	—	1+1
第九期	1+1	1+0	—	1+0	1+1	1+0	—	—	—	—	—	—	—	—	5+2
第十期	2+1	1+2	—	4+0	4+2	6+1	—	—	—	—	—	—	—	0+1	17+7
合计	15+8	10+6	11+4	19+5	21+16	32+13	3+0	5+0	0+2	2+0	1+0	1+0	1+0	0+4	121+58

注：+号之前的数字显示关注该国的消息、新闻篇幅，字数较少；+号之后的为专文关注该国的文章。

实业之经世的设施,无不秩然有序,异常进步”、“德意志帝国以三十年之经营,遂一躍而为欧洲之雄国,呜呼伟矣”。^[13]德国取得短短三十多年取得的成绩,无疑是青年学生所羡慕的对象。在美国问题上,青年学生则热心于“孟鲁主义”,^②即“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提法,实际上是美国想独霸美洲的策略,但客观上阻止欧洲列强对美洲的渗透。《浙江潮》第六期上的一篇译文《海上之美国》,肯定美国在美西之战后,“人口之数、人民之活力及天然之富足”,青年学生预测美国将霸占太平洋之霸权。

三、对日俄扩张野心的研判

1894年甲午战争及1900年的庚子之变,使东渡留学的青年爱国者时时具有屈辱之感。“吾人居他国,他国内政,无与吾国事也。试放眼于他国政界之风潮,以反证诸吾国民政治思想不普及、政治知识不养成”。^[14]青年学生对于日本的心态比较复杂,既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也有对国民不振作的愤懑之情。他们“具有双重日本观,爱恨交织,多数反日”。^[15]由于日本在进入富强之前,同中国经历过相似的屈辱历程,青年学生意识到,对日本的观察,对中国尤为具有借鉴意义。

对日本发展道路的研判,主要是通过分析其财政、军事、政治、宪法等方面进行。青年学生认为日本是“新造出于世界第一等国,而其政体则所谓立宪也”。^[15]青年学生试图从中找出能够以供中国借鉴的内容,但烙上1903年的特定烙印,其注意力无疑聚焦在满洲事件上,而这一事件上,又演绎一出中俄日版之“三国演义”。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以发现青年学生最关注的国家不是日本,而是俄国。这里面主要是因为1903年俄国军队霸住中国满洲并意图吞并,而各国列强也虎视眈眈,这就是青年学生所谓的“极东之满洲”^[16]问题。青年学生意识到俄国“挟其侵略的野心,数年来经营极东之满洲,与占取东方之君士但丁堡及黑海之自由权,其国际上之势力范围,既日形膨胀”,^[16]青年学生对俄国这一强大而贪婪的邻国,表示出极大的警惕和不满的感情色彩。

在满洲问题上,尽管日本的报章不时显示出“日本外交的天职在竭力维持极东之和平,设俄

国或其他列强有非和平的行动者,则必出死力以阻遏之”的姿态,^[16]但是,青年学生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日本所包藏的祸心,并认识到“外交之最重者,当介立于列国关系之中,而安然获取自国之权利也”的外交原则。^[16]在《浙江潮》的“东报时论”专栏中,青年学生重点转载日本媒体中有关俄国霸占满洲的前因后果。

日本媒体还认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将中国北方乌苏里一带大片国土,在“不劳寸兵尺铁而尽入俄国之版图也”^[17]的原因,是由于其时中国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洪秀全占据天京之际,英法等公使开会,意图以洪秀全替代满清贵族为中国皇帝,“以结好通交益利己国”,^[17]而独俄国公使认为清朝与俄国“世世疆土相接、兄弟之邦,奈何今一旦猝废之而代以他人”。^[17]在关键时候,俄国说了有利于满清政府的话,俄国公使的言论也就理所当然地为清王室所依赖,所以才导致清政府在没有大力反抗的情况下把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悉数送于俄国。而日本舆论,在对俄国掠夺中国大片土地既羡慕又妒的同时,却对俄国与法国、德国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而大为不平。这样的语调自然使得青年学生对日本也愈发显之愤怒。

“东报时论”体现了日本媒体对于满洲所特有之心态。认为俄国在西伯利亚铺设铁路,英国上自老人、下自孩童,无不洞察俄国的野心,“独不料支那人竟忍于俄国所为”,^[18]并指责德法包藏祸心,认为日英美三国对俄强硬反对的态度,才使得俄国企图不至于得逞。日本媒体认为“俄国占领满洲之野心,久已暴露,前因撤兵延期要求七约,遂惊动天下人之耳目,英、美、日三国起而抗争,继又有三日迫限之事,盖俄国人向以恐吓、迫胁之政策覬覦满洲”,^[19]日本媒体还报导了俄军在东北的军事实力等一系列情况。

在满洲问题上,可以察觉青年学生对俄国贪婪、日本覬覦中国满洲之意。而作为留日的爱国学生,青年学生内心的痛苦,可见一斑。自尊与自卑的混合,体现在青年学生对日本社会一些无视甚而侮辱中国人民族尊严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在“成城学校运动会补悬龙旗事件”及“大阪博览会人类馆台湾女子事件”。^③

对俄国国内民意党“社会主义”思想与俄国革命思潮的考察,也是青年学生关注的热点。青年学生认为“欲谋社会主义之进步,当先注意于政治,今我多数之国民,无教育、无知识、无国利民福之观念,虽日日破坏、日日暴动无益也,故吾人不可不倡言要求立宪之利益,不可不移彼等仇视地主之热诚,以仇视政府”。^[20]青年学生对此种推翻政府思想的暴力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已经初具革命的模式,不过其比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要早整整14年之久。对于这样“既昌人民主权之理想”的思想,青年学生具体分析了它的起源,“俄之民党虽起于农民之压制,而富豪大贾又皆能毁家输资以相援助”。^[20]实际上,在这一方面,青年学生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与无产阶级思想混作一谈。

对即将到来的“日俄战争”的关注,青年学生的呐喊“我同胞其谛听!日俄开战中国之地位何若”^[21],无疑是弱国无外交的最好注脚。而且更为青年学生忧愤的是国内的政治局面,“旅顺一战日本胜利……今日北京日本公使馆之门首拖花翎者累累如蛆然,无不捧一纸胜祝词以献媚于内田康哉”,^[21]怒其不争之意味大在。

四、对印度等亡国国家的反思

《浙江潮》在第一、五期,以专门的篇幅研究印度灭亡原因。印度完全沦为殖民地,对中国热血青年来讲,有唇亡齿寒之感。“其号为古国者,支那、印度若矣……然所谓印度者,尝以一百五十五万方里之地积,二亿五千六百万之人口,托命于盎格鲁索逊人种之下”,^[22]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国家的灭亡,其本身的震撼力显而易见,研究印度亡国的目的,则是对“位于喜马拉雅山北之一大帝”^[22]中国命运的探究。

青年学生从印度的地理、民族关系、他族入侵、欧人经略印度之始在于商战、犹布烈之计画、英法之交争等方面,阐述印度灭亡的原因。

分析认为,印度的地理条件优越,“从古具天然之富也,其开化远在各国之先良”,^[22]由于自然环境的优势,所以“由于地方之温度过高而土过于肥沃,人民定居之后,即由安逸而流于奢华,由奢华流于文弱,由文弱而流于骄惰”,^[22]所以导致“毫无坚固忍耐之性,其国力亦萎缩而不能伸畅,其精神攸焉消灭”。^[22]在民族

关系上,青年学生认为“合数民族而居一国,虽有吸收化合之力,其终必生分崩离析之渐”,^[22]而且认为印度种族众多、种姓等级森严,“一旦遇外族来侵,遂失其团结抵抗之具,坐使国日残破而已”,“凡一旧国而被数种族之蹂躏,其国民之元气已非百年不复”,^[22]印度在历史上曾遭遇大流士、亚历山大、蒙古人等异族统治,这是其政治上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青年学生认为欧洲国家对印度的侵略起源于商战,并且欧洲人逐渐看轻印度,“印度诸侯虽据多兵,实不当欧兵之少数”^[23]、“欧人欲收印度之全权,必先笼络其有尊号而为印人所尊敬者,如乃撒姆纳薄普等引为我助,实为经略印度之第一妙计”。^[23]在法国人犹布烈等的策划下,逐步收买印度上层社会人士,西方势力对印度的渗透加剧。在争夺印度控制权的较量中,英国最终胜出。

通过对印度亡国原因的历史反思,青年学生意识到,中国如不改变陋习、进行革新,印度就是前车之鉴。

五、基于世界认知基础上的国民性批判

对“无爱国心的批判”。与西方的发达国家之强盛比较,批判我国民的“涣而不群”^[2]思想,青年学生认为“我中国人以无爱国心闻天下”,^[2]并大声疾呼其危害性,“夫未有国民不自爱其国而国乃能存者也,夫未有国民脑质中无一点国魂在,而爱国心能发达者也”。^[2]认为通过铸造国魂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2]

对“习惯立国”的批判。青年学生认为,旧习俗是中国的大患。“今日中国之大患,不在显见而在隐微……吾尝谓国而亡必亡于不知不觉中”,^[12]认为“一国而欲自存,则必详察世界大势之所趋,而变易其旧俗”,^[2]与当时的世界形势相较,“一旦比较而竞争起,而犹固守其旧以自足,则无惑乎,其日蹙于天壤间也”。^[2]青年学生认为欧洲列强立国之本在民族主义,“能以民族主义建己之国,复能以民族主义亡人之国”,^[8]青年学生极力推崇民族主义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批判旧习俗观念的同时,引用日人松村介石的“欧族四大灵魂”理论来“略译其意而参酌其言,以为我国民告焉”,^[2]希望国民从中得到

启发。这四大灵魂分别是冒险魂,“凌重涛,冒万死,以纵横于海上者踵相接”,^[2]表现欧洲人商业上的进取心与冒险精神;宗教魂,“自古英雄烈士能造惊天地、泣鬼神之事业者,盖无不由三分迷信力而来者也”;^[2]武士魂,在古代表现为希腊,今天的德意志则很好予以继承,“处帝国主义之世界,其国家必以军人之精神组织之”,^[2]并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夫美世之所谓最好平和之国民也,然一有战争,则义勇兵云集而风动,虽以十五六年之童子,亦无不乐趋而争先”。^[2]其四平民魂,“美之独立、法之革命、英之改革,十九世纪演种种活剧皆是魂之产出物也”。^[2]青年学生用“习惯神圣时代”批判中国的守旧、守私利之恶习。而用“王政复古时代”赞美了日本的崛起。认为中国守旧的实质是“守其私利也,守其向来之恶习惯也”。^[2]

对中国“丧失其民族的自觉心”的批判。比较英国人“经略南阿而成功也,其功劳原于商船上礼拜堂之钟”,^[1]认为英国人成就大业的原因在于“宗教之观念强、精神快活而气魄远大也”。^[1]青年学生意识到失去民族的自觉心,是道德上的一个根本缺点。“故自觉心者,自觉其我之为何等人是也”。^[1]认为一旦拥有了自觉心,“民族能自认其天职,而民族帝国乃出现焉”,^[1]并对比德国能够“遇强者于此而辱之焉”,^[1]对比日本能够“其无者则思媚之依之以自保,而其一则思阴蓄势力以抗之也”。^[1]最后得出结论“自觉心者,国家之源泉也”。^[1]

对甘做“驯狮”的批判。“驯狮!!!驯狮!!!我中国真驯狮”。^[24]对清政府大肆出卖主权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批判。认为利益范围及势力范围一说,无非是“灭人国也,全以此为护身符”,^[24]青年学生能够一针见血的看到列强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实质所在。痛骂政府是“破家败子”,^[24]将“天之待我中国人厚矣,即自然生产一层,较于列国已多得特别之利益”。^[24]

对“道德腐败”的批判。反思其时中国“旧道德已去,新道德未来”,^[25]而日本维新时有武士道精神、欧洲中世纪有教会,独中国旧风俗数千年依然强大。与列强相比较,青年学生反思了中国无科学思想,因此组织力薄弱;无宗教思想,因而社会没有坚忍耐劳之风。并将这些种种

归结为“道德腐败”,认为其根源在于“积之于数千年以前积重因循,以成此一种卑鄙齷齪顽懦无耻之旧习俗”。^[1]

六、结语

1903年,《浙江潮》所展现的留日青年学生,心系国家危亡、人民命运,他们以“惟吾祖国能使我歌、能使我悲、能使我泣”^[2]的无限爱国激情,以“盖世界则民族之竞争日益烈,而中国则方入新旧之交,危乎!危乎!”^[2]的对世界强国的高度警觉心理,自觉去观察、认知世界,努力吸收、推介包括所在国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先进文明。“在留学日本这个大舞台上,留学生演奏的是一曲威武雄壮的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26]

作为1903年特定的历史符号,青年学生所认知的世界局势,具有鲜明的特点。青年学生认为,世界格局(主要是大国间)的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欧洲传统强国英国在无形中走向衰落;而新兴的德国,经过了30年奇迹般地发展,一跃为世界强国;美国由于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新贵;日本势力上升较快,并且包藏对中国满洲的祸心;俄国那明显而又略显愚蠢的行为,更令青年学生将其列为1903年首要的关注对象;印度亡国的教训历历在目;在认知世界的基础上,对国民的劣根性的无爱国心、习俗立国、丧失民族自觉心、甘做“驯狮”、道德腐败等方面,进行了深层次的批判。青年学生认知世界的目的,归根究底地是在寻求救国的药方。总结西方列强的发展经验,青年学生选择了“民族帝国主义”的国家路径。

注释:

① 这里的统计,尚不包括诸如《二十世纪之太平洋》(《浙江潮》第二、三期)、《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浙江潮》第三、六、七期)、《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浙江潮》第四期)、《宪政发达史》(第八期)、《近世工商业之现象》(第八、九期)等在国别上无法分割清楚的文章。

② 即门罗主义,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③ “龙旗事件”是在阴历四月二十六日,成城学校开运动会,运动中高悬各国国旗,独没有中国龙旗,遂使中国留学生大哗,最终的补挂龙旗,但结果仍使留学生不满意,除了一满洲籍学生外,其余中国留学生均以为耻辱故无人参加运动会。“台湾女子事件”是在日本大阪召开博览会中,人类馆将罗列印度人、朝鲜人、支那人及南洋群岛土人以考其生活高位之程度,在抗议后被迫取消之后,又展出一台湾女子,缠足吸鸦片。

参考文献

- [1] 飞生. 国魂篇(续)[J]. 浙江潮, 1903(7): 31-40.
- [2] 飞生. 国魂篇[J]. 浙江潮, 1903(1): 1-17.
- [3] 佚名. 发刊词[J]. 浙江潮, 1903(1): 1-6.
- [4] 吕顺长. 清末浙江与日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33.
- [5] 佚名. 补记[J]. 浙江潮, 1903(8): 84.
- [6] 慧僧. 二十世纪之太平洋[J]. 浙江潮, 1903(2): 65-75.
- [7] 佚名. 新名词解释[J]. 浙江潮, 1903(6): 1-6.
- [8] 余一. 民族主义论[J]. 浙江潮, 1903(1): 1-8.
- [9] 铁拳. 近世工商业之现象[J]. 浙江潮, 1903(8): 93-99.
- [10] 韦尘. 欧洲国际政局之推移[J]. 浙江潮, 1903(9): 85-92.
- [11] 韦尘. 欧洲国际政局之推移: 续[J]. 浙江潮, 1903(10): 97-106.
- [12] 佚名. 盎格鲁索逊人种之教育并中国教育方针[J]. 浙江潮, 1903(1): 1-7.
- [13] 慧僧. 德国国势之进步[J]. 浙江潮, 1903(7): 121-126.
- [14] 佚名. 论日本近时政党与政府之冲突[J]. 浙江潮, 1903(1): 1-14.
- [15] 孔繁岭, 申在文. 简论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特点[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5): 6-10.
- [16] 顽僧. 极东问题[J]. 浙江潮, 1903(4): 93-98.
- [17] 佚名. 俄兵果去满洲乎? [J]. 浙江潮, 1903(3): 145-148.
- [18] 佚名. 满洲问题与列国之舆论[J]. 浙江潮, 1903(5): 141-142.
- [19] 佚名. 俄美于满洲之竞争[J]. 浙江潮, 1903(5): 142-144.
- [20] 独头. 俄人要求立宪之铁血主义[J]. 浙江潮, 1903(4): 21-31.
- [21] 明心. 日俄开战与中国之地位[J]. 浙江潮, 1903(10): 25-31.
- [22] 佚名. 印度灭亡之原因[J]. 浙江潮, 1903(1): 1-9.
- [23] 叶公. 印度灭亡之原因(续)[J]. 浙江潮, 1903(5): 53-59.
- [24] 喋血生. 中国开放论[J]. 浙江潮, 1903(6): 1-12.
- [25] 飞生. 国魂篇(续)[J]. 浙江潮, 1903(3): 1-12.
- [26] 田正平.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以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为个案的考察[J]. 教育研究, 2005(11): 71-77.

Zhejiang Students' View of World Situation in 1903 Reflected in *Zhejiang Tide*

LIU Xun-hua

(College of Teachers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In 1903, *Zhejiang Tide* demonstrated young students' patriotism that targeted saving China with the ideal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imperialist state as then Russia of world concern. It significantly indicated the youth's world cognitive framework that involved the recognition of imperialist nations and their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research on the rise the US and European states, the vigilance on Russia and Japan's greed for China's northeast Manchu, the reflection on the subjugation of India and the criticism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Furthermore, it displayed the young students' accurate judgment of the big powe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ssence of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Key words: 1903; young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the world; *Zhejiang Tide*

(责任编辑 夏登武)